

王国维《人间词》研究

张 兵

(复旦大学《复旦学报》编辑部,上海 200433)

摘要:王国维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是如此。然而,长期以来,他的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被其在学术上的巨大声誉所遮掩,在研究上形成不应有的“空白”。王国维的《人间词》是他的《人间词话》美学理论核心内容“境界说”在艺术创作中的成功实践,表现了王国维在清末深沉的感情体验,其孤寂、苦闷、焦虑、彷徨的内心是当时知识分子心灵的真实写照,具有重要的时代观照价值。由于《人间词》与《人间词话》在时间上的相关性,因此《人间词》融情入景、“意与境浑”的艺术境界亦是阐释王国维《人间词话》核心理论“境界说”不可忽视的重要文本。

关键词:《人间词》;境界;观照价值

中图分类号:I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1-0064-05

Research on Wang Guowei's *Renjian ci*

ZHANG Bing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Wang Guowei's *Renjian ci* is a successful case of "Realm Theory" in artistic creation, which lies at the core of the aesthetic theory of *Renjian Cihua*. It, revealing Wang's genuine emotional experienc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his loneliness, depression, anxiety and hesitancy typical of the then intelligentsia, is of great value in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 Lyric Poetry from the Human World has important relevance in time to remarks on Lyric Poetry from the Human World. As a result, the artistic realm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emotion into scene and integration of mind and realm in Lyric Poetry from the Human World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m Theory" in remarks on Lyric Poetry from the Human World.

Key words: *Renjian ci*; Realm; important relevance in time

王国维,这位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天才学者,在其所涉及的各个学术领域,如哲学、美学、教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乃至历史、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举凡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都留有王国维的重要印记,所以他被视为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一位大师。同样是一代学术巨匠的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到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概括:“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亡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这些话出于陈寅恪先生之口,颇值得我们深思。然而,人们却甚少注意到王国维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在文学领域,王国维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著名的美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创

作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艺术成就被其在学术上的隆盛声名所遮掩。我们在研究王国维对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巨大贡献时,也绝不应遗忘或是忽略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所留下的遗产。本文主要以王国维的《人间词》为研究对象,来剖析其中蕴含着思想和文化“密码”。或许,透过这些“密码”,我们对王国维将会有新的认识。

一、《人间词》:王国维的骄傲

应当承认,王国维主要是一个学者,或者说是“国学大师”,其声誉无疑来自于创造性的学术贡献。

今天,人们之所以高度肯定他,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出现于世人面前的王国维,并非是一个专门(或者说是职业)的作家,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家。比起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作品的数量,显然要逊色得多。仅以词的创作而言,目前人们发现的王国维的作品共115首。其中辑于《观堂集林》卷二十四的“长短句”有23首,另在

收稿日期:2004-10-12

作者简介:张兵(1947-),男,上海人,《复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编审,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已出版《宋辽金元小说史》等论著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点校整理出版古代小说十九种,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研究精深、成就卓越的著名学者。

《观堂外集》中,也辑有《茗华词》一卷,共92首。其中末尾4首,创作于1918年至1920年。其余111首创作于1905年至1909年之间,本文所说《人间词》,即指这5年间创作的111首作品。

《观堂集林》一书,是王国维的自选文集。1923年冬,由乌程蒋汝藻在上海排印。王国维为了编这套文集,花了好几年功夫。其书稿本来在1921年就已初成,但因不太满意,没有交印出版,而是重新进行增补,并不断地搜辑新作。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观堂集林》,就有他写于1923年的文章。有关王国维编选《观堂集林》之事,他的学生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弘旨者,悉淘去不存。旧作如《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尔雅草木虫鱼兽释例》,亦只存其一部分而已。”^[1]可见他对此事的认真和看重。在这样一部凝聚着大半生心血的学术著作中,王国维把不属于学术类文章的《人间词》也辑入书中,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些词作在王国维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此,我们在阅读《人间词》时,也绝不能单纯地把它当作一般的文学作品来欣赏,而应把它看作是渗透着作者生命体验的华章来研究。事实上,王国维对《人间词》的创作也很自负。在1907年撰写的《静安文集自序》二中,他说:

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

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处。^[2]

此文写于1907年。在这里,王国维一反中国学者固有的矜持和谦虚,明白地向世人宣告“自南宋以来,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之处”。甚至他自誉能和“五代北宋之大词人”媲美,认为他们“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其口气也真不小。综观王国维的一生,他绝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学者。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已完全够得上人们称颂的“国学大师”的美名,可他不以“大师”或是“权威”自居,甚至也不认为自己是“名人”。相反,在他的大量学术论著和论文中,尽管不乏睿智的见解和创新的观点,但从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而是大胆陈述个人的看法,或者是心平气和地与他人进行讨论,作各种论证和说明。对自己的词如此“自命不凡”,对王国维来说,也实在是个例外。王国维的自信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其《人间词》的成就不可小视。

今本《观堂外集》有《人间词一乙稿》的序。其中在评价王国维的词时有这样一段话:

静安(即王国维)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阙,皆意境两浑,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3]

此文署名“樊志厚”,实王国维自己托名所撰。他认为《人间词》“真能以意境胜”。而在我国词史上能如他那样真正做到“以意境胜”的词人,只有“太白”(李白)、“后主”(李煜)和“正中”(冯延巳)等人。而这几人,也就是他在上文所说的个别“五代北宋之大

词人”。在他们面前,王国维自愧有点不如。而如欧阳修、秦观等词坛大家,王国维自觉和他们似乎还能比肩。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自己以及《人间词》在词史上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这一定位是否准确,这里暂不作讨论。但从这一系列评论来看,王国维对《人间词》是极为注重的。从这些积极的自我评价中,我们还可以看到,20世纪初我国词坛比较萧落,词人创作衰颓不振。王国维自信《人间词》可横扫当时词坛,为传统的旧词创作吹进一股新风。

二、《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与《人间词》

提起王国维的《人间词》,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词学著作《人间词话》。这不但是因为二者都用了“人间”二字,并在标题上只相差了一个“话”字,而且它们的创作和撰写的时间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根据现有的资料可知,王国维创作《人间词》大约开始于1905年,而结集出版却是在1909年,前后差不多历经了四五年时间,而他的词学著作《人间词话》完成于1910年,与《人间词》写作完成前后相差仅1年。这部《人间词话》的篇幅虽然不大,但它在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美学史、哲学史等领域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国维《人间词》的创作,是否实践了《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或者说,他的词学理论在《人间词》的具体创作中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先从《人间词话》说起。翻开《人间词话》一书,王国维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4]这里提出的“境界说”,是全书的主题。“境界说”不仅构成了全书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精髓。

什么是“境界”?《人间词话》第6则中说得极为明白:“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里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认为的境界之“境”,除了客观外界的“景物”以外,也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的“喜怒哀乐”等“真感情”,而且在他看来,词的创作表现人之“喜怒哀乐”等这种“真感情”是最为重要的。文学作品只有表现了人的这种“真感情”,其所描写的各种客观外界的“景物”才是“真景物”。为此,他非常看重词人的“赤子之心”(“真心”),认为这是创作优秀作品的重要基因。在《人间词话》第15至18则中,王国维极为推崇李煜的词,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成为词史发展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而其根本的原因,是李煜在创作中能“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也正因此,他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本来是文学创作者的短处,可因为其有了“赤子之心”,倒反而成为他的“词人所长处”。王国维还赞扬李煜这样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越浅则性情越真”,甚至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这样以“赤子之心”、用血撰写的词才是真正的优秀作品。很显然,王国维“境界说”的关键,无疑是指作品所表现的人的各种“喜怒哀乐”之“真感情”。理解了这一点,就等于打开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词学思想的大门,也是我们解读《人间词》的最好的“钥匙”。

作为《人间词话》之“境界说”的一个有力佐证,王国维在《人间词一乙稿》的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据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

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有无与深浅而已。”^[5]这和他《人间词话》中所说,如出一辙,《人间词》的艺术追求,由此也可找到答案。

为了达到“意与境浑”的艺术最“上”之“境界”,文学家在创作中进行“写境”和“造境”。写境是写实的,而造境则是理想的。写境须和造境结合,在认真写境的同时,也必须努力造境,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上乘。另外,文学作品的“境界”之“境”还有“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等分别:“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里所说的“无我之境”,显然是指词人在描写外界的自然景物时,比较客观,或者是用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观的思想感情不是太过显露;而“有我之境”则相反,指词人在描写外界的自然景物时,充满了主观的思想激情,或者说是用浪漫主义的理想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主观色彩,达到物我同一,情景交融,意境一体,浑然天成,进而达到艺术的极致。这时,在读者的眼中,客观外界的一切景物“皆情语也”,融入了浓郁的“真感情”,即使是那些无生命的事物,也都激发出勃勃生机,灵动鲜活的生命跃然于前。《人间词话》“境界说”的艺术真谛即在于此。

三、《人间词》的主要思想与艺术表现

王国维说,“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并且“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5],对《人间词》成就甚为肯定。王国维的《人间词》创作为何能取得如此“成功”的艺术成就呢?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与努力不懈地追求“意与境浑”的艺术最“上”之“境界”分不开的。下面拟以3首具体的作品来略加说明。

其一,《浣溪沙》: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廓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羹,今朝欢宴胜平时。

其二,《蝶恋花》: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辜帷问。

陌上轻雷听隐辘,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

其三,《蝶恋花》: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双流潦。

笔者所以选这3首词,首要原因乃是作者在《人间词一乙稿》序中对它们高度肯定,这在上引的文字中已说过。王国维按照自己的词学理论审视自己的填词,认为两者是完全契合的。他在回顾我国词学史时,对自己创作的词曾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即艺术成就和欧阳修、秦少游两人不相上下。因为欧阳修的词以意取胜,秦少游的词以境取胜,而他的词则“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只有李白、李煜、冯延巳三人的词,才是他最为仰慕的,因为他们在词的创作中都达到了“意境两浑”的地步。这里的“浑”,显然是指意境交融、浑然一体之意。而这“意境两浑”,也正是他

在《人间词话》中所反复强调和推崇的美学追求。

先来看第一首。对这首名为《浣溪沙》的词,我们并不陌生。北宋周邦彦也有《浣溪沙》词,其中前三句说:“楼上晴天碧四垂,楼前芳草接天涯,劝君莫上最高梯。”这前片的意境是非常清楚的,词人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极为优美的图画:晴朗的天空下,远望一片蔚蓝色,白云在四处飘荡,而近处则是青翠碧绿的草地一直绵延着伸向远方。天上,地下,远方,近处,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给人以一种十分辽阔旷远的美感。照理说,在这样的氛围中登上高楼向远处眺望,无疑是人生的一件乐事。它可以给人带来欢乐和审美的愉悦。即使是在心情烦恼和寂寞时,只要登楼远望,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让人感到十分的舒畅,甚至是心旷神怡。然而,词人偏不让“君”登楼远眺。他劝“君”莫上最高梯,因为楼台以外的优美图画不会给他带来欢乐,或者他有亲人在外久滞不归,远方的蓝天白云和眼前的青葱绿草反而有可能会触动心中难以排遣的痛楚。通过精心构建的意境,周邦彦把我们领进了他的心灵世界。为此他运用了欲抑先扬的艺术表现手法,调动了各种时空、方位、色彩的强烈对比,形成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然而,和王国维的这首《浣溪沙》词相比,在意境的创造和情感的抒发方面,周邦彦无疑要逊色得多。

首先,王国维《浣溪沙》的景物描写给人以一种十分沉重的压抑感。和周邦彦为我们展现的那幅优美图画不同,王国维给人带来的似乎是一个末日世界(与他所处的清末环境相似)来临前的黑暗图景:昏暗的苍穹和乌黑的云重重叠叠在一起,四周昏天黑地,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同样是一个“垂”字,它给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王国维在词中用了一个“黯”字,点明了周边环境的昏黑和沉重。首句寥寥7字构建的意境为人物的情感活动提供了充分的氛围。和处于静止状态的周邦彦词相比,王国维的《浣溪沙》无论从环境的渲染还是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来看,都处一种难以抑制的动感状态。

其次,此词出现了具体的艺术形象,即“失行孤雁”。和周邦彦词中面貌模糊不清的艺术形象,即“君”相比,这“失行孤雁”无疑要具体和清晰得多。“孤雁”既“失行”,又“逆风飞”,说明它是多么勇敢和顽强。透过全词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孤雁”生存的外部环境无比险恶。在“天末同云黯四垂”的世界中,又面临着“江湖”的“寥落”,孤身一人,要和整个世界挑战,是何等的不易。词中充盈的悲观乃至是绝望的思绪,带着浓郁的阴惨景象,无疑呈现出王国维因为所处时代带来的主观生命体验。《人间词》是王国维用“赤子之心”和全部生命的体验而创作的,我们也应用生命之心去读,才能真正领悟到它的情感律动和艺术奥妙,才能观照、透视清末知识分子典型的内心世界。

再次,此词的下片描写孤雁的无忧无虑,恰和上片形成了极为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这一点,似乎有点出人意外。然而细想起来却又在情理之中。孤雁历经百般磨难,在萧杀惨烈之中,凭借坚毅不拔的顽强意志,终于战胜风暴,获得新生。其意象正如郭沫若曾经放声高歌的凤凰一样,在烈火中迎来了“涅槃”——新的生命。日本学者宫内保君认为,此词的下片,“即使在《人间词》里也属于最明朗的部类”,并

且举另一首《浣溪沙》“六朝良家最少年”为例来作说明，^[3](P413-414)其看法可供参考。大致而言，王国维的《浣溪沙》反映了清末的黑暗背景，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的生命感受，尤其是内心的孤寂、苦闷、彷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观照价值。

再来看第二首。这首《蝶恋花》词读来颇感亲切，仅从梦境的描写，就可以明显看到所受李煜词的影响。然而比起李煜的词来，又明显多了一些理性色彩。李煜的词，以南唐亡国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他的前期词着重抒写宫廷生活的淫靡逸乐，感情缠绵悱恻，十分真挚。亡国之后写的词由于经受了撕心裂肺的创痛，体验到国破家亡的惨祸和阶下囚的凌辱生涯，从封建皇帝的高位跌至失去人身自由的异域奴仆，巨大的情感振荡化为词作，读来情真意切，动人魂魄。李煜《子夜歌》其一：“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流。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均重笔写梦境。做梦，本是常见的心理现象之一。情之郁结，久久挥之不去，就会出现在梦中。人生充满了痛苦、烦恼、无奈，在现实中实在无法排遣，就会在梦中去寻找心灵的慰藉。

王国维对李煜的词十分推崇。他在《人间词话》中多次取李煜的词来作为例证，以弘扬其“境界说”。《蝶恋花》词就是深受李煜词影响的名作之一。

上片写梦的美好。在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昨夜梦中的情景是多么令人怀念。“细马香车”以下几句，就是词人在梦中所见的美好情景，一一写来，具体而形象，让人犹如身历其境。这是大多数写梦之词的老路。李煜词是如此，后世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也莫不如此。王国维也没有跳出这一窠臼。他在词中把梦中的情景写得十分美好，以反衬出清末现实社会中人间世界的混沌，这使他追求幸福理想的心灵得不到片刻的平静，唯有在梦中，才可以脱离这混沌的现世生活，而让疲惫的心灵稍有歇息。北宋词人晏几道也许是个例外。他的《蝶恋花》词“梦入江南烟水路”却一反常态，虽然同样也是劈头就写梦境，但他认为人生过多地做梦，反而会增加心灵的痛苦。这是晏词在艺术上的过人之处。然而就总体而言，他的写梦之词的成就，依然无法和李煜词比肩。从《人间词话》来看，王国维对五代和北宋词评价极高，应该说他是读到过晏几道的《蝶恋花》词的，但他受晏词的影响似乎不是很大。

下片写情。其中的“陌上轻雷”四字，在下面还要谈到的其三《蝶恋花》词中被化为“楼外轻雷”和“陌上楼头”两句，难道是王国维“江郎才尽”、词穷意拙而造成重复和雷同的吗？如果不是如此，那么，他为何特别钟情于“楼外轻雷”这四字呢？在我看来，这“楼外”和“陌上”，甚至还包括“楼头”，其意基本上相同，都是指一种艺术境界发生的地点，它们和“轻雷”（而不是“重雷”或“闷雷”）联系在一起，则喻示着在日常平淡的人生中所经历的不平凡之事。王国维写的虽然也是梦境，但与上片相较，这种梦境的美好已开始褪色了。因为此时他对人生之真谛已有所“觉”——懂得了人生的痛苦和烦恼来自何处，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去

解脱这人生的痛苦和烦恼——所以“梦里难从”。这就意味着：他在真正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后，不但在思想上未能解脱痛苦和烦恼，倒相反因此而增加了许多新的思想苦闷和人生焦虑。而且这种思想苦闷和人生焦虑缠绕心头，久久无法排遣。词的结尾所写，就是这种心境。

现在再看第三首。此词所创造的是又一番新的意境。词人站在“百尺朱楼”上，俯视尘世，但见满地“小人”行走，皆是浊世，而他却无法远离尘世，虽经痛苦的思想挣扎后，仍未能摆脱这无穷的苦恼。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对比。在这首词中，王国维运用艺术形象在人们面前浓缩了两种人生。一是楼上的人，一是楼外的人；前者居高临下，似乎是智慧的觉者，而后者则是尘世间的“小人”，整日在为日常生计四处奔走。然而，楼上的人和楼外的人，有着相同的结局：都在人世间走完人生的终点。无论你是如何的自命不凡，也不管你是怎样的孤芳自赏，都和尘世间的凡夫俗子乃至“小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令心气甚高的王国维感到最为悲哀。

日本学者宫内保君在把这首词和曹植的《杂诗》其六作比较后，曾认为他们之间有继承关系，“第一是两者的境遇相似。其次是都把对处于幽境而懊恼的人生和奔走于世俗的人生作对比。再次是循着这种懊恼的精神矛盾，都可以看到人生的悲哀。即让在与世隔绝的高楼上远眺世俗人们的人物登场，描写其心理，在这一点上，两者具有共同性。”^[3](P413-414)不过，他的下面的一段话，我却不敢苟同：“《蝶恋花》（百尺朱楼）不论在结构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未超出《杂诗》六首其六的领域，描写人生的方法也是极常套的。换个词眼来讲，它是格式正确、写法稳妥的，也就是‘古典性氛围’尽情流露着的。当然，这其实也不限于《人间词》，以往词中以闺中烦恼为素材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未超出《杂诗》的领域，这也并非过甚其辞。只不过是词人们把《杂诗》描写的堂堂君子的懊恼，寄托在女性的烦恼上，而加以情深意厚的描写罢了。”^[3](P413-414)说《蝶恋花》“不论在结构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未超出《杂诗》的领域，描写人生的方法也是极常套的”，似乎确有点“过甚其辞”。先以作品“描写人生的方法”而言，虽然两者用的都是对比方法，但《杂诗》六用的是“烈士”和“小人”的明比，而王国维用的却是暗比。后者说两种人生“都向尘中老”，而前者在对比以后却没有结论，能说王国维的描写是“常套”，“未超出《杂诗》的领域”吗？至于艺术结构和表现手法，两者有相似之处也是事实，然而王国维词中的百尺朱楼“临大道”和“楼外轻雷”创造的艺术意境，《杂诗》六有吗？诸如此类的艺术描写，在王国维词中很多。显然，王国维在学习和继承前人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予以否定，也非实事求是的态度。

其实，宫内保君也有说对了的。他在论述《人间词》时说：“据我观察，《人间词》最大的特色，是套用以往文学作品的境，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意’，从而造出新的‘境’，要之，是一种所谓‘脱胎换骨’。”^[3](P413-414)不过，这里有两点需要修正。一是文中所说的“套用”似乎不妥，不如改为“借用”为好。虽则一字之改，但其意大不相同。“套用”等同于照搬，不含发展和创造之意；而“借用”，则是借鉴，包含发展和创造之意。

很明显,说“借用”,更符合王国维《人间词》的创作实际。二是《人间词》中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其中也有部分词作的意境是王国维独立创造的。对此,我们也应给予具体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

四、《人间词》“真能以意境胜”

下面再以《人间词》中较多使用的几个字,如“梦”、“愁”和“恨”等来窥视王国维的心路历程,以领略上世纪初社会转型时期的著名学者的文学和思想风范。

通读《人间词》中的111首词作,给人留下的一个最为鲜明的印象是,在这位表面风光的一代国学大师的内心,笼罩着深重的悲寂和无限的痛苦。这与他在思想文化学术上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恰恰构成了夺目的反差。《观堂集林》的《人间词》题下有王国维的自注“乙巳至己酉”,可以表明这些词的创作时间为1905年至1909年间。其时王国维30岁上下,当风华正茂之时,在前行中理应充满昂扬的奋进精神。我们在上文所引述的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二中的一段话,既进取,又自信。可是这类体现昂扬奋进精神的“豪言壮语”在王国维的词作中并没有出现。相反,《人间词》带给我们的是一片伤春的愁绪和怨恨的孤寂。作品所充盈着的人生悲苦,凡读过词作的读者的心灵,无不为其深深地震憾。这里再举《贺新郎》词为例略作说明:

月落飞鸟鹊,更声声,暗催残梦,城头寒柝。曾记年时游冶处,编反一栏红药。和士女,盈盈欢谑。眼底春光何处也?只极天,野烧明山郭。

侧身望,天地言。遣愁何计频商略。恨今宵,书城空拥,愁城难落。陋室风多青灯地,中有千秋魂魄。似散尽,人间纷浊。七尺微躯百年里,那能消,今古闲哀乐?与胡分等,遽然觉。

这是王国维的《人间词》中为数不多的长调之一。全词情景交融,极其哀婉地向世人倾诉了人生的寂寞和痛苦。

上片主要是写景。王国维首先为吟唱这曲人生悲歌构建了一个甚为凄凉的客观环境:在一个月黑之夜,乌鹊在昏暗中飞舞,早已到了归窝时光,耳边又传来一声声打更声,平凡的、无聊的、毫无生机的一天又过去了。“暗催残梦”一句,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在不知不觉中逝去的岁月的依恋。面对时光的流去,他除了无奈地发出几声哀叹外,又能做什么呢?其内心的苦闷溢于言表。登上高冈极目远眺,天际寥阔,炊烟袅袅,一片空旷,更添心中空虚之感;回头凝视,景色依旧,难掩寂寞之情。生活之平淡和平庸在词人的笔下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下片系抒情。王国维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痛苦,在词中连用两个“愁”字和一个“恨”字,尽情地渲泄了对“纷浊”的社会和孤寂的生活之不满和愤慨。和强大的客观环境相比,个人显得实在太无奈和渺小。即使他坐拥书城,游弋在自由的思想王国里,惬意气风发,为社会多作贡献,然而这类美好的愿望和美丽的理想,却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如今环顾四望,只有陋屋、冷风、青灯以及幢幢魔影伴随着自己。他感慨不已:纵然是空有“七尺微躯”,它既不能为国家多做事,又难以享受人生的快乐,又有什么用?只有遇到迎面扑来的、在风中自由自在地随意飞翔的蝴

蝶时,王国维才顿悟这人生的真正意义。

王国维的梦是“残梦”,愁是“忧愁”,恨则是“怨恨”。如日中天的年华,这般缠绵悱恻,萦绕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的痛苦和悲感的情绪从何而来呢?读过《自序》的人还必定会记得他写的如下的一段话:“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间进步之迹,有可言焉。夫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进取之方,不容于反顾。余年甫壮,而学未成,冀一篲以为山,行百里而未半。”^[2]这也许是他如此这般忧伤痛苦、难以自拔而发愁抒怀的原因之一。不过,透过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王国维在思想上还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梦虽是“残梦”——人生的伟大理想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他的愁虽是“忧愁”——学术事业尚未完全成功而年华如水流逝;他的恨虽是“怨恨”——体质羸弱,孤军奋斗,且多杂事之累,又加生计艰难(这一点,王国维没说,但却是事实,是清末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仔细咀嚼这段话后可领略体会得到),但我们谛听到的的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又不乏非凡才华的青年学人的真实心声。

这首词在王国维的《人间词》中颇有代表性。仔细吟读,可发现它和传统的词在艺术表现上是完全相通的,用宫内保君的话来说,其充满了“古典性的气氛”。正是在这种“古典性的气氛”中,王国维凸现了词学的非凡才华。宫内保君在上引《人间词一乙稿》的序中说过:“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这首《贺新郎》词,上片构建了“境”,也即抒情的客观环境。在词中,王国维把这一客观环境描写得非常暗淡,伤感的气氛相当浓烈,这就为他在下片的述“意”创造了完美的外部条件。在客观环境的衬托下,他对人生的感慨更显得深沉和动人。类似《贺新郎》这样情景交融、“意与境浑”的词,在《人间词》中甚多,构成了王国维全部词作的“主旋律”。

概而言之,王国维的《人间词》是他的《人间词话》美学理论核心内容“境界说”在艺术创作中的成功实践。《人间词》表现了王国维在清末——一个崭新时代即将出现的前夜深沉的感情体验,其孤寂、苦闷、焦虑、彷徨的内心正是当时知识分子心灵的真实写照,具有重要的时代观照价值。由于《人间词》与《人间词话》在时间上的相关性,因此《人间词》融情入景、“意与境浑”的艺术境界亦是阐释王国维《人间词话》核心理论“境界说”不可忽视的重要文本。

参考文献:

- [1]李学勤. 观堂集林·前言[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2]徐洪兴. 求善求美求真[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 [3]宫内保君. 王国维的《人间词》[A]. 王水照, 保茆佳昭. 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4]徐洪兴. 王国维文选[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207.
- [5]人间词话(附录)22[A]. 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C].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108-109, 329-330.